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 迷狂

[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 / 著 张静 / 译

David Grossman

## Frenzy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 迷狂


---

[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 著 张健 / 译

David Grossman

## Frenzy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狂 / [以色列] 格罗斯曼 (Grossman, D.) 著; 张静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3792-8

I. ①迷… II. ①格…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以色列

—现代 IV. ①I 38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2748 号

原书名: Frenzy

作者: David Grossman

Copyright © David Grossman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avid Grossman c/o Deborah Harris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0-115 号

## 迷狂

作者: [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译者: 张静

责任编辑: 曹洁 颜颖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87 千字

印张: 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3792-8

定价: 24.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迷狂

她怎么能够？他想。离开之前，在各个房间紧张地跑来跑去，砰响着关上橱柜，打开又关上抽屉，一次又一次，这些她必须小心完成的仪式。此时，莫测的表情攫住了她可爱的脸——哪怕是一柄梳子、一本书或是一瓶洗发香波上帝都不许她漏下，任何东西都不行，否则世界就会崩溃。她在门口仓促地扔过来一个“再见”，他双手抓头坐在空桌子后面，他的心沉了下去：她甚至都不肯走近他来告别。今天，将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她已经匆匆走到街上，头低着，不想同任何人有眼神接触，不想卷入不必要的对话。她是怎么坚持住的？她是从哪里找来了力量这样熬过每一天的？

随即，短暂的警惕松懈之后，他闭上眼，急匆匆跟上她，钻进她的车里，一辆绿色的小 POLO。他买给她的，一个惊喜。她被车身颜色和这笔浪费吓了一跳，可是他愿意让她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这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说。这样，我们就再也不必抢车用了。而且他想要她有一辆纯绿色的车。

在他的想象里，它是一块闪亮的被植入她静脉里的微型芯片，像摄像机一样监视着她。他的头缓缓垂下，靠在椅背上，她开车走了。她的脸跟挡风玻璃挨得太近，非常紧张。她还要八到九分钟才能到那里。允许各种未知的延误（拥堵、红色尾灯坏了一只、那个在公寓里等她的男人一时找不到钥匙，耽误了一点时间才来开门），并且已经失去了宝贵的四五分钟。“艾莉舍瓦。”他大声说，说得很慢，每一个音节都很清晰。

接着，他又喊了一遍，为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不想在之后的脱衣服上浪费时间——时间宝贵——所以，当她还驾驶着汽车在由这所房子到那所房子之间纵横交错的街巷行驶时，他就已经在脱了，在卧室，也许是在门边，他脱下那条肥大的棕色灯芯绒长裤，宽大并已褪色的衬衫，衬衫通常是橙色或棕色，也有可能是粉色——当然，他能穿好粉色衬衫，他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沙乌尔想，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不在乎人们会怎么说，怎么想。这是他的实力，是他健康完整的内在；她一定也对这点很着迷。

她驶向他，双眼紧盯着路面，绷着嘴角，能量满满地驶向他。很快，这张嘴将被亲吻，会变得柔软、膨胀、灼热。两片嘴唇滑过来盖住它，开头只是一掠而过，只是触碰。接着，舌头伸了过来，描出她的嘴唇的轮廓，一遍又一遍。他在嘟囔抱怨，而她强忍住不发笑。我画的时候不要动。她呻吟，表示同

意；随即，他的嘴唇就以粗暴和雄性的力量贴在了她的唇上，它们还会把她的吞下，在里面翻搅，接着又放开一会儿。温暖的气息穿过，它们变得严肃静默，被卷入真实强烈的渴望，舌头交缠在一起就像是一头自有其生命的动物，她仓促地睁开眼睛，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她眼球微微一转，后退，不见了。半闭的眼睑显出一片空茫惊慌的洁白。

艾莉舍瓦是个高大的女人，她的慷慨延伸到了身体。就这么一款小型车来说，她甚至有点太庞大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最让她生气的是他为她买了POLO。这可能也正是他选择它的原因——只是一闪念——为了那种感觉，感到她在去那里的路上要涨出壳来，喷向那个在等她的男人，却仍要专心看路，她猜到了，他和她的想法完全一样，真让人高兴。就是这种方式，有几分钟里我们是在一起的，有一次她这样对他说。

她向前，电量满负荷，由此处到男人那里是一张循环波动的静脉网，绿色的小车跳动穿行，当沙乌尔从痛苦中抬起头时，她已经在那里同他在一起了。他隐约看见了他们，一团庞大模糊的热气，结实的臂膀，她一只手搂着他的肩膀，俯身脱下鞋子，连鞋扣都不用解，多么轻快的动作。她的手指僵硬，充满渴望，摸着 he 赤裸的身体；他的衣服已经脱在了脚边，她的衣服落在它们上面，沙乌尔闭上眼，接受这堆混在一起的衣服带来的重拳，太痛了，他不得不把视线从那个男人的衣服上移开，因为，这一刻，甚至那个男人本人都没有这堆一件压着

另一件的衣服更使人心痛。这个为了省出那宝贵的几秒钟早就脱光了衣服的男人，已经等她等得急不可耐的男人，光着身子在屋里转来转去，兴奋，焦灼，想到那个高大、美丽、果敢的女人驾驶着一辆绿色的性感（那个深肤色、笑嘻嘻的销售员很卖力地想把车卖给沙乌尔，这个形容词使沙乌尔除了买下之外别无选择）的汽车急匆匆向他开来，他就一阵颤抖。那个全身赤裸的男人在狭小的公寓里急得团团转，虽然他本是个慢性子的人，而且，沙乌尔能够看见他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他走路的姿势，他稍显单调又不乏权威的言辞。但是现在，他兴奋到了顶点，因为她已经加快了步伐；现在她已经来了，他打开门，精心选择了一个在她面前出现的姿势，因为他的裸体，讲起来有些微妙，也许它并不能唤醒艾莉舍瓦的愉悦，尤其是当他站着，在日光之下，点缀在胸口和上腹部的黑痣当然不值得夸耀，还有生满灰色浓密胸毛、肥厚壮实男人的胸部。今天，她跑上楼梯，他打开门，一瞬间就溜回仔细遮暗了的室内，上了床，他在床上斜躺的姿态是可赞美的，一只膝盖稍稍弯曲，就像是他刚刚为她打开门就美美地睡了一觉，是消化良好，良心无愧的男人坦然而无所顾忌的安睡，所以她进来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后背，看上去很健壮——也许本来就很健壮——接着是他的臀部。由这个姿势看他的两条腿几乎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自顾自地微笑了，然后走到床边，伸出一根手指，小心而轻柔地划过他的后背，从脖子到臀部。

接着，她贴过来，用舌头轻轻地，拘谨地，亲吻他的脖子，从一侧到另一侧，只用舌尖，只在暗示她嘴唇的湿润，他颤抖了，克制着在枕头里发出闷声的呻吟，像是在说他准备好要行动了——

之后，两天也许是三天之后——艾莉舍瓦走了，时间变成了一间圆形的囚室——沙乌尔手脚摊开，半躺在一辆大型沃尔沃车的后座上。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在动，一会儿是模糊，继而 是被擦干净了的清冷，在雾气蒙蒙的十月的夜晚。挨着他，一对拐杖平放在车厢板上。他那条从脚踝粉碎性骨折到膝盖的左腿压在一只陈旧掉毛的靠垫上，他在看石膏形态变幻的白色阴影，似乎是在费尽心力，想要弄明白它们同自己的关系。开车的是埃斯特，他弟弟麦卡的妻子，他们已经这样开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但真正的对话还没开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是让他更加烦恼、沮丧。她要比他小五岁，也许是六岁，他记不清，而且同平时相比，现在待在她身边让他感觉自己更加枯萎干瘪。因为有她在，她丰满的身体，她黑色的宽脸盘，这些都让他细长的四肢、尖尖的脸，甚至他凸起的喉结显得极为夸张。每次从后视镜里看他，都让她想起以前她父亲的一根木尺，黄色带凹槽的码尺，折叠起来像根细木棍。当时她扶他进车，他整个人都靠在她肩上，可她没有一句抱怨。即便他的体重使她感到吃力，她大概也会认为是石膏的原因；他知道自己



在她眼里毫无分量，她的身体也一定在比较他和他弟弟的身体。她看了一眼镜子，被他的叹息吓了一跳：她从没听过他这样。

开车的本该是他弟弟，但将出发时，他被叫去处理海湾高速公路上的一起丙酮泄漏，于是站在门口的是埃斯特。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抱歉说麦卡不能来了，她和沙乌尔这么互相看着，隐约感觉就像是站在游乐场的哈哈镜前面，这让她很不安，她深吸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拱起肩膀，迈进这场即将爆发的暴风雨。最初，他像是没能认出她，然后，他退后了一步：不，不，谢谢你，我需要的是麦卡，只是麦卡。可是他说着又向前走了一步，就像是要冲出门走掉，他又回头走进来，抓住门把手，低头站在那里，想要记起什么。

可是艾莉舍瓦呢？她焦急地问，就好像是想知道他母亲为什么没在照顾他一样。她一直以为没了她，他就会把自己弄丢，现在更是这样了，看他瘀青的脸和那条打了石膏的腿。他没有回答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现在，她的游牧民族特征突然更加明显了。很多年前她第一次跟家里人见面也是这个样子，站在麦卡身后同样的姿势，同样的惊慌、不羁的表情。“贫民窟里来的。”他母亲这样判决，埃斯特知道他现在看见了什么。她的脚没有移动，但内心，她正疯狂地查找自己全部的生存技能，那个不被爱但很固执的小女孩，她知道，在紧急情况下怎么把自己变成微小的，拳头大的人类，可以独来独往，并

且挤进任何不欢迎她的地方，然后她站在那里，让自己的脉搏减缓，直到每一个人都习惯了她的存在、她微不足道的贡献，最终发现再也离不开她——

她已经越过所有这些，用她的年龄还有她的孩子们、麦卡以及她丰满的身躯。她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说也许这种情况下他不该出门，那么恶劣的事故，才过去了没几个小时，她很小心地问是怎么出的事。他又后退了一步，退到室内，差点瘫倒在地上，使用拐杖还不熟练，像是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他双眼发红，哭过，也许是睡眠不足，眼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她还辨认不出来。他嘶哑了低声说，他必须去，也许她开不了车。她没理会他毫不掩饰的敌意，问他到底是想要去哪儿。他说，南方。说的同时，他抬起一根拐杖像鸟一样滑稽地挥舞了一下，好吧，我们走。他假装欢快，勉强笑了一声，今晚去那儿，这是必须执行的不可抗力，他宣布。情况就是这样，她听出他的嗓音在簌簌响，像一件被毁掉的贵族丝长袍。他告诉她，很明显，他只靠自己到不了，所以他要找麦卡帮忙带他去。她又问了一次，想弄明白大半夜的，就这么几句话的通知，他到底是想要她开车拉他去哪里，可是他没理她，她暗暗愤怒，但更多是在生麦卡的气，只为了让他哥哥高兴就交给她这么一个差使，他自己都未必肯为他哥哥这样，更不用说她了。沙乌尔有了片刻的清醒，仿佛她沉默的怒气冲走了他大脑

里的混乱，他看了她一眼，目光中的痛苦几乎将她切成碎片，他说，我知道你很为难，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她点点头，很困惑，有点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在路上，他说，我在路上再向你解释。

有时候，他们在那里也有冷静的日子，真正的安宁，沙乌尔脑袋发烫，躺在老款沃尔沃的后排座位上这样提醒自己，想要竭尽全力摆脱现在一声不吭的司机，还有那窝在石膏下面爬动的不可见的蚂蚁。就像前天，比方说——还是四天以前了？——当时艾莉舍瓦走进公寓，门是为她虚掩着的，留了一条缝，她歪着肩膀带点挑逗地漫步走进来（有谁想得到她仍然这么爱开玩笑？），她带着放松的微笑回来了。在这儿，她无须再伪装，无须再做无休止的努力。她站住，过了一分钟，缓一口气，在想还能有几年，她能像这样跑上四段楼梯。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不得不再找住处；他们已经被迫换过六七次公寓了。在不动产的问题上，他们不够走运，也许他们是在一切事情上都不够走运。她放下自己的蓝色健身背包，悄声关上前门，心里又充满了崭新的喜悦，因为她知道，他，她的男人，这么轻微的声响也能听到，他的双眼会紧紧闭上，像是再也无法承受任何事物，然后他的身体会绷紧，指向她，就像罗盘上的指南针。可是他不知道她今天另有计划。

她漫步穿过门厅，在想该怎么说服他放过今天，可是她并

不知道自己慢吞吞的脚步所产生的效果，对于他，那就是一只故意这样的猫，拧着他被激情充满的肌腱，拧到他疼痛难忍。她走进房间，站住，靠在门口，温柔地看着他。我来了，她小声说。他慢慢转过身来，像是看到她很吃惊，小心翼翼地保持着镇定。你来了，他说，掩饰不住的喜悦，他的脸舒展开了，在发光。她还是没动，把眼前的一切吸入，吸收，谨慎地让它们分布到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这一定够她用很长时间了，可以撑过又一个饥渴的日与夜。他整个人都被她用目光包住了，从鞋底，从他庄严的脚趾散开的双脚到散发光彩的脸。她再一次微笑了，悄声说，我来了。男人绝不会觉得她是在做多余的重复，相反，他敞开怀抱接受这三个字所包含的一切。我来了，我为你到这儿来了，我在这儿，真实的我，我来了——来，剥下我的皮。好的，他的脸回答。好的，他的身体回答。他的心，他的眼，他的呼吸，他的一切都在说，好的。这是第一千次了，他在惊叹，多么神奇，虽然她经常这样做，不过是说些简单的句子，却总带有一种神奇的意味悠长的回响。毕竟，沙乌尔想，事实就是这样，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含有两种成分，浅显的和耐人寻味的。她微笑的嘴角似乎倦怠了，但又焕发出如玫瑰般的清新气息，那个男人也微笑了。他对着她微笑，他的整张脸都在变，沙乌尔的脸上也显出了同样的微笑，而他自己毫无觉察。埃斯特还在开车，沙乌尔长久的沉默让她有些不安，她转头看了一眼，就被吓了回去，就像是撕开了一

封属于别人的信。她大大的黑眼睛转回来看路面，她想起来了，很多年前，他看着艾莉舍瓦时就是这样。似乎是无心的动作，埃斯特动了动后视镜，用它框住了他的脸，他闭着眼睛，仍是像被催眠了，表情怪异，是幸福、孤单和恳求混合掺杂在了一起。

离开时，沙乌尔太着急，忘了锁门，他们走到门边才想起来。埃斯特说，等着，我去。但是她走进屋内，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在屋里疾走了一圈才出来把门锁上。她有三四年没来过这里了，他们俩上次邀请家人来做客的时间也想不起来了；也许艾莉舍瓦想请大家常来，但沙乌尔反对。她注意到房子已经变了——摆设之间的空间似乎大多了，家具被一种强力的精准安排过——想到这些，她放慢了脚步。她落脚很小心，走开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就在刚才，有人在空中抽了一记鞭子。立即，每一样家具都跑回原位，被冻住了。是他，她想，不可能是她，因为艾莉舍瓦有一种招人喜爱的拖沓，不管去哪儿，她总会落下点什么——钥匙、钱包、梳子、丝巾——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在同一间屋子里她都会留下一个模糊分散的烙印。你在哪儿？埃斯特想。你变得这么疏远——

她锁上门，隐隐有些沮丧，穿过花园。在黑夜里，花园显得非常疏于照顾，杂草丛生。她看到站在车边等她的沙乌尔，他紧张地摇摆着一侧的拐杖，嘟囔着，对她的打扰很意外。街

灯像是给他身上打了一层天鹅绒般的细蜡，他全部的存在正聚精会神在某个她看不见的东西。埃斯特还是觉得像他这种状况不该出门，不能想象是什么事让他这么急。他呢，他也知道自己不该去，当然了，不应该同她一起——她算是他的什么人，他该怎么向她解释，这些事他该怎么对她说？很多年了，他们也不过是在家庭聚会上搪塞着说几句客气话。她有些事让他总觉得吃不准，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她根本不想知道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名声，他在各处创下的使人羡慕的事业。她像是一直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证明，证明他不是全能的如果——

沙乌尔，她温柔地说，是他俩之间从未有过的语气，像是声明即时全线停战。可是，他摇着脑袋，很恼火。我们走了，他宣布。帮我坐进车里。

艾莉舍瓦还站在他匆匆离开的地方，她用目光包裹起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的脸，不安地咬着下嘴唇。她的这个下意识的习惯动作，沙乌尔才遇见她时，是这样，但不久，她就再也不会等在等他的时候咬住嘴唇了。别动，她低声说，我多么爱你的脸。他做了一个鬼脸。我？我的青蛙脸吗？她走近床边，步履优美，大腿切切如私语，在床边坐下，伸出双手，贴着他颤抖的手臂，从肩头滑到拇指。是，就是这张脸，她说，带着突如其来的忧伤。挨近他，她把身体卷起来又舒展开，但没有碰

他。他嘟囔着抱怨，说以他的口味，她穿得太多了，她闭上眼睛，说，对，今天不行，今天我们就这样躺着，只是互相爱抚。他失望了，毕竟，他有幻想，他已经热血沸腾，已经脱光了，还把自己摆成了挑逗的姿势。可是，他听她的，永远听从，她的每一丝欲望都能立刻转化为他的欲望；即便是现在，他激情充溢，身心迷狂，他也听从于她。出于某种原因，他很享受这种感觉——在她身边变得软弱，消解掉自己的欲望。他闭上眼，感到自己的欲望的细流退去了，她的涌了进来，在他的身体里雕刻出一个不可见的灵魂，新的不可知的灵魂，他懒懒地转过身来，因为如果他们只是互相爱抚，他就不用再小心地保持这个姿势。他露出自己熊一样的胸毛，可是她转身背对他，蜷起来紧贴着他的肚子，她把身体抱圆，是个问号，相反地，隔着她的裙子是他肉体的感叹号，直线和圆点。她抓起他宽大、温暖的手，像做梦一样缓慢地摩挲着自己的脸，一遍又一遍，她把脸缩进他的手掌，紧贴着它，把她的面容放进他的手里，现在他终于感觉到沙乌尔之前所注意到的，很久之前就注意到的——她在给予的是他们都还不具备的，在熟知的身体语言之外创造出一个新的结合。瞬间，他的灵魂，他的身体都充满了喜悦和感激。可是艾莉舍瓦自己却似乎并不高兴，她的表情既紧张又痛苦，她把自己埋进他的手掌，一种坚决的绝望，一件留下来的纪念品，仿佛她的脸是告别信，只为他的手。有时，她用舌头或者湿润的手指在他的后背上写下长长

的、弯曲的句子，不告诉他写的是什么。用你的皮肤读，她告诉他。现在，她抓起他两只手的手指，一心一意地领着它们走过她拱形的前额，走过她半透明的眉毛，她细长的眼睑，然后向下，她细长线条尖利的脸，然后径直走向她的嘴巴，她的宽嘴巴，进去，她硬硬地咬住他的手指。他又一次全身绷紧，甚至都没有叹气：多么令人讶异的耐受力，他非常明白她是在考验他，看他能不能受得了她，她把他的两根手指放在后牙上，用牙槽抵着，又挤又咬，以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感情瑟瑟发抖。她在拆自己的脸，他想，她正给我看她变成了碎片的脸，这个模糊的懂得让他焦灼，这是经常被她唤起的暗藏的恐惧，在他身体的内墙里仍残存有这些恐惧的废墟。

沙乌尔想，可能他也不是总能完全懂得她，可是他呢，相反地，在这种时刻会张开他的手掌，把她的脸和所有的冲突全部覆盖，靠耐心和智慧压住那些惊慌的举动，等着她，等她安静下来，对着他的手里呼吸着热气，然后，再慢慢地把她的脸还给她，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归原处，重新绘出脸的轮廓，抚平它，直到她缩紧的身体松开，然后他的心会被填得满满的——她出什么事了？他在懵懂之中被她带去了哪里？她怎么能这样持续地让他吃惊，让他兴奋，仿佛在她的身体里有一只紧张的翅膀在不停地扇动？虽然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一只小小的翅膀会让他不能自制，翻搅起他全身二百磅的体重，他犬儒的清醒会被消融。沙乌尔想着，吞下一口唾



液；他睁开眼睛，他是为了要把他们在一起的一幕幕驱散才用力合上眼的，他躺下来，疲惫不堪。

还不行，还要一会儿，很难就这样放手。现在艾莉舍瓦转过身来，面向他，蜷缩在他的胸前，那些使她颤抖的，也耗尽了。她合上眼，几乎要睡着了，但是那个男人不会就这样由她入睡，他的眉毛挑高了，贴近她，问刚才是怎么了，是什么让她害怕。她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突然非常害怕。而他，有些苛责：可是，怕什么？她很疲惫：我真的不知道。他有点受伤：那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这样，突然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告诉我该做什么？她声音很小，还带着微笑，说他知道该做什么，要是他不知道，世界上就没人知道了，她只是突然不能说话了。你知道，她稍后又说，有时，在做爱时，会身处那样一种境地，人会无法自制，那时你一个字也讲不出来。现在我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悲伤……我不知道，有东西突然把我吓住了，让我退缩了，我不知道。男人吃惊地点点头，相信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现在无法给出更细节的解释，这也让他更爱她了，她在这种时刻的无法开口。她再一次把头靠在他的胸口，更轻。她因自己而痛苦，分裂，现在她又在高高兴兴地絮叨了。沙乌尔想，他告诉自己要小心，像是在背诵：这是一种我不了解的欢愉，一种只有同他在一起才会被唤醒的欢愉。那是在某个特定的人出现时，才会注入内心的物质，换一个人就无法生成，他想。艾莉舍瓦仍然双眼闭合，在